

艺谭书籍

重逢“魔力般”的山水人格之美

——读东山魁夷《和风景的对话》

林文源

今年是东山魁夷(1908-1999)诞辰110周年。东山魁夷是日本当代最负盛名的风景画大师,他穷其一生,都在用心灵和自然进行对话。二十年前,我曾被一册薄薄的《东山魁夷散文选》吸引,感慨于画家用文字体悟自然、生命,原来也是这般诗性,充满魔力(作者的至交——川端康成语)。近年,该书的中文译者,补译了画家1967年版的散文原作《和风景的对话》的剩余篇目,并选了56幅代表画作再版。我重读的正是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

东山魁夷的风景画,有一种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味道。他常常能精准而细微地创设虚幻空灵的意境,在孤寂冷清的笔触中蕴含着纤细、生动而有光华的美感,在传统日本风景画看似偏执的近景构图、色调中激荡着宏大的生命主题。品读本书,我们会发现,原来这意境,除了绘画技法精炼圆熟而水到渠成之外,似乎更多缘于作者自身人格精神的写照。

开篇《放眼风景》,作者坦诚的话语,迅速触动你的心灵。“我”只是对生活的一切抱有“肯定态度”,竭尽全力而诚实地生活着。20世纪前半段的亚洲,战争的阴霾密布,侵略者国度里的民众同样历经苦难和厄运。“我”无数次“默默凝视着天色、山影,饱吮着草木的气息”。仿佛,唯一可寄托灵魂的自然,不仅满足了敏感的画家对美的热爱,而且使他领悟了生命的韧性。

《在冬日的山上》一章,作者穿越时空和人生际遇,乡愁的记忆一次次把他从陌生的居留地、写生的山野,拉回到喜忧参半的家乡——神户的下町小镇,奠定了他画作中挥之不去的静寂底色。那里有平静的少年时光,更有亲人相继离世的不幸遭遇。他的命运,几乎和整个二十世纪不可分割。欧洲游学回国后的生活,如同进入了幽暗混乱的深谷。刚毅、朴质、隐忍的个性在他早期作品中,已初露端倪。

对于成名作《残照》,作者用文字描述,当时徒步长途跋涉,到各处山野写生,最后整合了各山的远景,让山的轮廓更有规律地排列,落日的光影更加和谐。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下方的山脊颜色浓郁,背对着余晖,阴影重重叠加;渐次往上,光线透过山脊,斜落在山谷中,显出冬日褐绿色的厚重山体;画面上方,视野最高处,山峰由淡红到青紫色过渡,而天呈现夕阳落山前最后的明亮和辉煌。这幅画并不抽象,有略显沉重的色调,也有向上引导的空间力量。如果现实没有出路,那就需要生命来创造未来。未来已来临,存在于努力向上的姿态中。壮阔的山野景象十分安详,又不乏崇高的人格魅力,观赏者自然会有心灵的启示。

作者常常感慨自己绘画,并无特别的才情和巧思,却始终注重写生,表达自我“纯粹的心境”。这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谈到艺术创作的观点:“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自然之美,能从眼前之景转化为心中之景,确实是我们“随物宛转”,感知时间和空间的立体性的组合;而“与心徘徊”,是进行以心为主导的提炼和升华。心物交融,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作者还在书中,将东西方哲学思想和审美观,进行了多维度比对,发现不同文化视野下对“自然”的认识不同。同时,他更不忌讳日本文化“自古多受中国的影响”,中国在深刻的精神思索方面“毫不逊色”。这也许能终极解释他的画和散文着迷的魔力所在。

东山魁夷曾在1976、1977、1978年连续三年访问中国,从了解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的遗迹入手,遍历大江南北,为创作唐招提寺壁画作实景写生。1979年,我国著名作曲家汪立三先生,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了东山画作,获得灵感创作了钢琴组曲《东山魁夷画意》。东山先生听过此曲后,诚恳地给汪写信,“您对我作品的理解之深,使我十分钦佩”。这真可谓艺术触类旁通的知音佳话。

新片点击

英雄的平凡日常

——看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

郁妍捷

虽然影片仍旧是在展现这个被称为“蜘蛛侠”的邻家英雄那些为人所熟知的生平经历,不过本片却是一部独立于其它真人版“蜘蛛侠”故事之外的全新动画电影——它存在着很强烈的动漫风格:全片色调丰富,色彩夸张,人物形象分明;画面还巧妙地插入了纸质漫画里独有的方格框元素,使得主角们各自心中的独白或是经历过的奇妙故事得以放置于同一场景内一并显现,不仅提升了剧情的节奏感,还拓宽了观众的视角,也让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能够在虚拟和现实中不断游走,甚至可以从多次元的世界中找到真实的代入感。

只是作为一篇超级英雄传记,影片刻画主人公们的开场可以说是中规中矩:第一个出场的是生活在当下的纽约布鲁克林里的“蜘蛛侠”彼得·帕克,他用口述的方式平铺直叙地讲明自己从一个普通高中生到被变异蜘蛛咬后拥有超能力,再到因为行侠仗义不单遇到了爱人玛丽·简、还被人们膜拜而走红的过程,尽管有搞笑的台词和音乐作陪衬,但也仅仅是对开篇起到了点缀作用。紧接着出场的“蜘蛛侠”忠实粉丝迈尔斯·莫拉莱斯,则以他进入重点高中为故事开头。作为一个从普通学校考入的学生,迈尔斯不得不离家住校,哪怕他爱音乐,爱涂鸦,怀念原来学校里的一切,但为了不违背警察老爸的意愿,迈尔斯还是跟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在新学校里循规蹈矩地过着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只是偶尔会从寝室楼里翻墙离开,去叔叔亚伦家里释放苦闷的情绪。这一系列详尽的交代,只为突出迈尔斯的平凡。直到他被一只莫名其妙出现的蜘蛛咬破了皮肤,拥有了粘性十足的手指;直到他误打误撞踏入一处秘密的地下设施,亲眼目睹蜘蛛侠彼得试图阻止时空机器对接,并从临死前的彼得手里接过一个芯片“钥匙”,迈尔斯的人生彻底与普通生活告别,整个故事也开始进入主题。

蜘蛛侠英年早逝了,他没能在最后一刻将“钥匙”插进接口里,扼杀掉金并的阴谋。于是,变幻了的时空迎来了平行宇宙里其他五位蜘蛛侠;于是,不同生活背景却有相似超能力的六个人相聚一起;于是,他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以为新英雄的诞生注入了许多额外的意义:平凡与孤独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生活真相——迈尔斯是平凡的,所以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蜘蛛侠超能力的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控制不好手上的粘性,收放自如地进行飞檐走壁;他也不会操控蜘蛛丝的弹射角度,在楼宇大厦间快速飞荡对于当时的迈尔斯来说更像是天方夜谭;隐身与导电的技能即使是迈尔斯独有,他也无法肆意发挥。面对金并即将再次开启时空机器、纽约可能毁灭的巨大压力和无法熟练掌握运用超能力技巧的难题,作为“普通人”的迈尔斯想到的只有逃避,他企图逃到叔叔的小窝里寻找温暖和帮助;他用“还没有准备好”的托辞来拒绝成为唯一人选去执行毁坏时空机器的任务。那个时候,不知所措又胆怯的迈尔斯更是孤独的。在新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的迈尔斯不敢告诉室友和老师自己拥有了超能力;知道爸爸讨厌蜘蛛侠,迈尔斯也不敢回家找父母诉苦。他一个人默默走在校园中,消化着突如其来的“惊喜”;还是一个人,穿梭在车站和马路上,躲避着金并手下“徘徊者”穷追不舍的抓捕。

但英雄之所以被叫作英雄,正是因为他们终于克服掉了普通人的弱点,相信自己的潜质与实力,获得了成长。尤其是当迈尔斯发现自己喜爱的叔叔是一直追杀自己的“徘徊者”时,他愤怒、伤心,可是看着叔叔因为不忍心杀害自己而被金并打死时,迈尔斯更是悲伤万分,为蜘蛛侠报仇、为叔叔报仇成了迈尔斯完成任务的最大的一个动力。当他再一次来到蜘蛛侠的秘密基地里,穿上自己改造过的蜘蛛侠战服,佩戴上自己亲手制成的吐丝器,他已经突破了自己。

艺谭语丝

立体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用几何图形来描绘客观世界。这些几何图形包括圆柱体、圆锥体、角锥体、立方体、球体,等等,不一而足。立体主义的创始人给立体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只是作为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平面、表面的某些一定的分割来理解,这就是立体主义。”所以,倘若有人说立体主义的画画不怎么样的,怪里怪气的,也应该给予理解,因为他们观察世界的视角基点不同,欣赏者不一定要迁就画家。

司马雪